

春秋霸主

晋文公

春秋霸主晋文公

◎ 晋国君臣争叱咤 诸侯内外乱纠纷

梁尚之 著

作家出版社

春秋霸主

晋文公



梁尚之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秋霸主晋文公 / 梁尚之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-7-5063-8783-5

I. ①春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晋文公 (前 697 ~ 前 628) - 生平事迹 - 通俗读物 IV. ①K827=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48630号

春秋霸主晋文公

作 者: 梁尚之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

封面题字: 韩亦农

装帧设计: 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430 千

印 张: 30.25

版 次: 2016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783-5

定 价: 39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- 第一世 唐叔虞，姬姓，字子于，周武王子，成王弟，封于唐。
- 第二世 晋侯燹，唐叔子，迁都晋水边，改国号为晋，是为晋侯。
- 第三世 武侯宁族，晋侯子。
- 第四世 成侯服人，武侯子。
- 第五世 厉侯福，成侯子。
- 第六世 靖侯宜臼，厉侯子。公元前 859 年至前 841 年在位。
- 第七世 釐侯司徒，靖侯子。
- 第八世 献侯籍，釐侯子。
- 第九世 穆侯费生，献侯子。生太子仇，少子成师。
- 第十世 殇叔，穆侯弟。穆侯死，自立为君。
- 第十一世 文侯仇，杀殇叔而立。
- 第十二世 昭侯伯，文侯子。封叔父成师于曲沃，号桓叔。曲沃大于翼。伯被杀。
- 第十三世 孝侯平，昭侯子。晋人诛弑昭侯者而立。桓叔子靼号庄伯，曲沃愈强，弑孝侯。
- 第十四世 鄂侯郤，孝侯子。
- 第十五世 哀侯光，鄂侯子。庄伯卒，子称立，为曲沃武公，掳哀侯。
- 第十六世 小子侯，哀侯子。武公杀哀侯、小子侯。

- 第十七世 晋侯缙，哀侯弟。周王伐武公而立。被武公杀死。
- 第十八世 武公称。公元前 678 年，曲沃武公灭翼，以其宝器献周王，王命其为晋君，列为诸侯，时年六十八岁，两年后卒。
- 第十九世 献公诡诸，武公子。灭霍、魏、耿、虢、虞等国及周边戎狄部族，统一汾水流域，版图扩至河西、河南。
- 第二十世 惠公夷吾，献公第三子。晋臣里克杀太子奚齐、卓子，夷吾借秦国兵力从梁国返晋，被秦献公、齐桓公立为晋君。
- 第二十一世 怀公圉，惠公太子。
- 第二十二世 文公重耳，献公次子。流亡数千里，磨难几十年，六十一岁返国主政，弥合内部，革故鼎新，修睦友邻，尊王遏狄，扶正抗暴，取得城濮大捷、践土主盟、封伯称霸而彪炳青史的辉煌业绩，使晋国霸业在春秋时延续跌宕百余年，国势达太行山东，河、济之间。
- 第二十三世 襄公驩，文公子。败秦于殽，获三主将；败狄人于箕，获狄君；取卫戚地，俘卫大夫。继续文公霸业。
- 第二十四世 灵公夷皋，襄公太子。赵盾专政。君奢腐，赵穿弑之。

- 第二十五世 成公黑臀，文公少子，襄公弟。
- 第二十六世 景公據，成公子。邲之战败于楚庄王；鞌之战大胜齐师；与楚共王争霸；派巫臣教吴军车战，掣肘楚国，谋争继霸。
- 第二十七世 厉公寿曼，景公子。鄢陵之战，晋胜楚败。在内乱中被杀。
- 第二十八世 悼公周，襄公曾孙，祖父桓叔捷，父亲惠伯谈。举贤修德，魏绛和戎，九合诸侯，晋国复霸。
- 第二十九世 平公彪，悼公子。
- 第三十世 昭公夷，平公子。
- 第三十一世 顷公去疾，昭公子。赵、韩、魏、智、范、中行氏六卿强，晋公室弱。
- 第三十二世 定公午，顷公子。四卿灭范、中行氏。晋、吴黄池会盟，吴王夫差争为盟长。
- 第三十三世 出公鑿，定公子。出公怒四卿，奔齐，死于道。
- 第三十四世 哀公骄，昭公曾孙，其祖父名雍。父名忌，早死。赵、韩、魏三家灭智。
- 第三十五世 幽公柳，哀公子。私出被杀。
- 第三十六世 烈公止，幽公子。公元前 403 年，周王赐命赵、韩、魏为诸侯。
- 第三十七世 孝公颀，烈公子。
- 第三十八世 静公俱酒，孝公子。立二年，晋祀绝。

姬重耳——晋献公次子，惠公夷吾之兄，逃亡在外十九年，公元前 636 年返国主政，在位九年，强国封伯，春秋五霸之一，史称晋文公。

赵 衰——字子余，赵夙次子，随从重耳流亡的股肱重臣，后为新上军主将，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先人，史称赵成子。

狐 偃——字子犯，狐突次子，姬姓狄人，重耳二舅，从重耳流亡的股肱重臣，上军副将。

胥 臣——字季子，晋国世家大族出身，随从重耳流亡的股肱重臣，后为下军副将。

魏 犇——字仲州，毕万之子，因封改姓，从亡大臣，战国七雄之一魏国的先人，史称魏武子。

介之推——字子推，原为山林之士，从亡大臣。

狐射姑——狐偃之子，从亡大臣。

颠 颉——出身军尉，从亡大臣。

壶 叔——重耳近身侍从，管家。

姜氏夫人——齐桓公幼女，重耳之齐国夫人。

姬 襄——曹国国君，史称曹共公。

僖负羁——曹国大夫。

先 云——晋先友之女，先轾之姊，僖负羁之妻。

吴 悠——曹国大夫。

兹 甫——宋国国君，一说为春秋五霸之一，史称宋襄公。

目 夷——字子鱼，宋国卿相，兹甫庶兄。

姬 捷——郑国国君，史称郑文公。

叔 詹——郑国国相，姬捷弟。

公子兰——姬兰，字子兰，姬捷与燕姑夫人之子。

熊 恽——楚国国王，史称楚成王。

成得臣——字子玉，楚国令尹。

商 臣——楚国太子。

百里奚——秦国国政。

蹇 叔——秦国上大夫。

嬴任好——秦国国君，一说为春秋五霸之一，史称秦穆公。

秦君夫人——晋献公之女，秦君任好之夫人，重耳同父异母之小妹。

辰 嬴——任好侄女，重耳侄子姬圉之前妻，后为重耳嬖妾。

郤 穀——原统军上阳，晋军元帅，中军主将，郤溱之兄。

郤 溱——中军副将，郤穀之弟。

狐 毛——原统军晋、秦边境，上军主将，狐偃之兄。

先 轸——先为下军副将，后为晋军元帅，中军主将，先云之弟。

栾 枝——原卫戍绛都，下军主将。

寺人披——晋宫廷寺人，即太监。

周 王——名姬郑，史称周襄王。

卫 君——亦名姬郑，史称卫成公。

叔 孙——又名叔武，卫君姬郑之弟。

元 暉——卫国大臣。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
| 一 | 谋于桑下 / 1 | | |
| 二 | 后院风波 / 23 | | |
| 三 | 泰山树帜 / 42 | | |
| 四 | 何去何从 / 72 | | |
| 五 | 负羁谏主 / 95 | | |
| 六 | 曹公观浴 / 115 | | |
| 七 | 赴宋求援 / 135 | | |
| 八 | 郑国遇阻 / 162 | | |
| 九 | 化险为夷 / 183 | 十一 | 秦晋联姻 / 224 |
| 十 | 楚国风云 / 204 | 十二 | 平阳相聚 / 249 |
| | | 十三 | 雍城之会 / 268 |
| | | 十四 | 中流投璧 / 289 |
| | | 十五 | 子推归山 / 316 |
| | | 十六 | 勤王扩土 / 339 |
| | | 十七 | 伐曹救宋 / 364 |
| | | 十八 | 城濮之战 / 392 |
| | | 十九 | 封伯称霸 / 421 |
| | | 二十 | 围郑惩卫 / 447 |
| | | 二十一 | 尾声 / 470 |

一、谋于桑下

公元前637年，即中历甲申年，也即春秋时期周襄王十六年。这一年，是晋国公子姬重耳率领狐偃、赵衰、胥臣等人流亡到齐国的第七年。他们君臣因为晋国内乱而背井离乡、逃亡异地，已经十九年了。

临淄的春天来去匆匆。从去年初秋到今年春末，北风裹着雨雪、沙尘，几乎一直没有止息。风一停，夏天就到了。

这一天，赵衰吃过早饭，处理了几件急办的事情，太阳已经一竿子高了。四月的阳光是强烈的，暮春的空气是燥热的。天气好像感染了赵衰，他的心情也变得烦躁起来。他不能再耽搁了。他把剩下的几件琐事交给壶叔办理，自己脱身走出公子的官邸。他要把前两天在偏街小巷里听到的有关晋国朝政的只言片语，再在今天繁华的庄街岳市上加以验证，并对公子重耳为首的这支晋国流亡队伍的今后举止，提出自己的建议。

前天，赵衰到陈完的府上去办事。陈完本来是陈国的公子，因为国内战乱逃到齐国。齐桓公欣赏他的才干，把境内的田邑作为封地赏赐给他，任命他为工正，管理全国的官办作坊，从此人们称他为田氏。齐国自桓公去世，他的儿子姜昭登上齐国国君的宝座，晋府就成了被冷落、被孤立、被监视的地方。大概是同病相怜吧，陈完对陷入窘境的晋府没少照顾，因此赵衰便和他建立起友好情谊，往来较为密切。赵衰从陈府回来的路上，经过临淄城中一条偏僻的小街，在一家挂着“履”字招牌的鞋店门口，听到了一段关于晋国政情的对话。

“听说晋君夷吾病入膏肓，这消息确实吗？”店主问。

听到久违的国内消息，赵衰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，屏息谛听。

“确实。”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把声音压得低低的：“晋国的朝野官民，上至绛都、曲沃，中至城邑县郡，下至郊野村店，都在悄悄地为夷吾的后事做准备。看样子，恐怕挨不过今年了。”

“去年，太子姬圉为了继承晋国的君位，偷偷地从秦国跑回来，连老婆也不要了。眼下即使夷吾死了，姬圉也可以主持国事了，晋国的朝政应该稳定了吧！”

“稳定？儿子比老子心胸更狭窄，眼光更短浅，做起事来更加心狠手辣！姬圉这小子，只要他怀疑谁对他不忠，他就会马上把那个人监禁起来，或者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现今，全国上下人心惶惶，反抗暴动此起彼伏。最近，凡是跟随二公子重耳逃往国外的人家，不管你是侯爵世家，还是功臣大族，都监视居住，限制行动了。听说，还逼着这些人的国内亲属给国外亲人写信，劝他们回国投降哩。”

“有人回去吗？”

“谁回去呀？只有傻子才会那样做！回去还不是飞蛾投火——自个儿找死啊。”

谈话的声音中断了。他们发现有人在偷听。店主转过身来对赵衰说：“赵大夫，买鞋吗？”在齐国七年多，临淄人对晋府中的几个大夫、将军，已经认识了。

赵衰说：“随便看看。”

“那……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”店主把赵衰交代给他的手下伙计，“你侍候好赵大夫。”然后他对商人说：“走，看看你送的货去。”说着，拉着商人到后院验货去了。

这就是赵衰前天遇到的一件事。昨天，他访遍了临淄的大街小巷，再也没有遇到那个给鞋店送货的商人，再也没有听到晋国朝政的一点传闻。这也是他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出府查访的主要原因。

在重耳等人逃亡国外的十九年里，他们对国内情况的了解，经历了及时详尽、稀少失效、长期中断这样一个过程。十九年前，重耳被父亲晋献公姬诡诸赶出蒲城，逃到狄国。狄、晋是近邻，狄国又是重耳外祖

父狐突的老家，他的二舅父狐偃又在这群流亡者中间，所以国内的情况他们了解得准确、及时。七年前，他又被兄弟夷吾赶出狄国，经由卫国来到齐国。开头一两年，重耳还派专事侦探和送信的侯奄潜回国内，了解情况。但山河阻隔，路途遥远，得到的消息只有故事，没有新闻，失去实用功效。再后来，齐国内乱加剧，各国之间战争频发，有时派去的侯奄有去无还，消息渐趋断绝。但是，不管怎么样，来到齐国以后，赵衰从来没有间断过探听故国消息的努力。流亡受辱的复仇心，返国主政的使命感，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他，使他不敢有片刻的消沉和丝毫的懈怠。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场合和机遇，搜寻尽可能多的国内情况，哪怕是只言片语，哪怕是转瞬即逝。

公子重耳的住宅，是一座既不豪华又不简陋的奴隶主庄园，但因年久失修略显破旧。它坐落在临淄城内西南部，位于贵族居住区，距齐国国君的宫殿不远，西边可以远远地望见一线城墙。

赵衰踏着明媚的阳光，迎着和煦的春风走到街上。柳絮在天上散漫飘飞，榆荚在街巷里随风旋转。他七扭八拐地穿过几条街巷，来到齐国都城中心的十字大街上。

临淄不愧是春秋时期著名的大都会之一。它面积广阔，垣墙坚固，宫廷宏伟，布局规范、严谨，在当时列国都城中是数一数二的。庄街是临淄的南北大街，岳市是临淄的东西大道。这两条街道平整宽敞，街上可以并排行走六辆大车；街道两旁店铺密集，商业发达；两街交叉的十字路口，就是被人称作庄街岳市的地方，是全城最繁华最热闹的中心区域。这里交通便利，商店林立，它是齐国、也是当时中国东部平原、沿海诸侯及东夷各个部落的财货集散地。每逢集市正午的贸易高峰期，这里货积如山，商贾如潮，历史上描写的“张臂成阴，挥汗成雨，比肩继踵而在”的地方就是这里。

齐桓公是诸侯之长，他在世的年代，是齐国最强盛的时期，也是临淄最繁华的岁月。他去世以后，他的儿子们为争夺君位，互相攻击，国内战乱不断。先是姜无亏赶走姜昭，镇压异己，自立为君。后是姜昭借

助宋国军队返回临淄，杀死无亏，做了齐国国君，名义上成为齐国最高的主宰，甚至妄想恢复桓公时的霸业，对诸侯发号施令。可惜他志大才疏，力不从心。不但对诸侯，就是在齐国，他的势力也只能到达国都的四郊，稍远的地方都被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姜潘、姜商人、姜元等各位公子分割占据。这些以“老子英雄儿好汉”的理念来指导行动的好汉子辈们，都把自己看做是英雄老子权位的继承者，当仁不让。他们不甘心屈居人下，不单在自己的封地穷兵黩武，巧取豪夺，还时不时地对姜昭的君位提出挑战，对临淄进行骚扰掠夺。国家的动荡阻碍了齐国农商的发展，也破坏了临淄市面的繁荣。战乱伤害了民众的身家性命，干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，但它消灭不了黎民百姓。有百姓存在一天，他们就要吃饭，就要穿衣，就会有彼此交往。几年来，临淄街市上城乡物资的你来我往和农工产品的互换交流，还是在动乱中维系着、恢复着，有时虽然匆忙仓促，但也喧嚣纷繁。

已时刚过，庄街岳市附近已经是人群拥挤，人声鼎沸。街面上的店铺都已开门，道路两旁也都摆满了摊位。熟人见面的互相招呼；买卖双方讨价还价；成交以后的高声祝贺；断交以后的不逊言辞；甚至，不相识的人们在不经意间的碰撞或踩踏，也会发生争执、叫骂和厮打。这一切，汇成了尘世的喧嚣，嗡嗡嚶嚶，回荡在临淄城的上空。

赵衰在街上走来走去，一会儿走到店铺里，一会儿来到摊位旁，他的眼睛注视着南来北往、东趋西去的每一个面孔，他的耳朵捕捉着此起彼伏的每一句语音。尤其是表情憨厚的黝黑面孔和鼻音浓重的慢条斯理的声音，他认为，这是普通晋国人的共同特征。根据这个标准，赵衰倒是跟几个人搭上了话，而且多数确是晋国人。但是，交谈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。这些人对国内的情况，不是一问三不知，就是有意回避，闪烁其词。

眼看太阳偏过正午，街市上的人们开始疏散。是继续查访还是当即回府？正当赵衰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他听到耳边有人问道：“请问，您是晋国的赵衰大夫吗？”

赵衰扭头一看，身边站着一个人，三十多岁，手上托一件狐皮小

袄，脸色黑里透红，狡黠的眼里发出智慧的光泽。

赵衰用眼打量着他，点了点头。

那人说：“赵大夫这两天总在市面上走来走去，今天在街上也转悠半天了，要买什么东西吗？”

赵衰心里想，这两天我的眼睛光顾着盯别人了，谁知道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我早就被别人盯上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得转过身去正面打量那个人，只见他笑嘻嘻的，没有丝毫的歹意。

那人看到赵衰要和自己说话，便把手里的货物递过去：“赵大夫，您看这件皮货质量如何？晋国绵山火狐狸，上等料子。”

赵衰匆匆瞥了一眼，心不在焉地说：“有钱不买半年闲。这都什么季节了？不合时宜。”

那人没有放弃的意思，盯住赵衰的眼睛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大声说：“唉！‘狐裘蒙茸，一国三公，吾谁适从’？”

赵衰心头一震：这不是三十年前老大夫士蒯对晋国朝政变化所作的谏语式的预言吗？那时候，晋献公听信了骊姬的谗言，派士蒯建造曲沃新城和蒲、屈两城，打算分别派三个年龄较大的儿子申生、重耳、夷吾去据守。太子申生作为未来的君主，怎么能久离首都绛城呢？深得人心的重耳和颇有才干的夷吾，作为国君的得力助手，怎么能远离君主、久居别处呢？士蒯由此感到，三位公子的地位岌岌可危，很可能被废掉，被排挤；君主的家庭可能被分裂，朝堂内部可能发生动乱，国家的前途令人担忧。于是，他就发了这句顺口溜一样的牢骚。在当时，这句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；士大夫中间也没有太大的反应。后来，晋国政局正像士蒯担心的那样，日益变坏，人们才越来越佩服这位老大夫观察世事的敏锐与深刻。时隔三十年，相距千余里，是谁把这句铭心刻骨的警世之言带到了异国他乡？

当赵衰重新审视这位商人的时候，语气缓和了许多。“请问，您也是晋国人吧？”

“晋国耿人，赵大夫的同乡。”商人说：“我知道向您兜售皮袄是不合时宜，您现时急需的不是这个。”

赵衰向周围看了一眼，四下里没有人注意他们的谈话。他压低了声音问：“那你说，什么是我眼下急需的？”

那人在赵衰耳边说：“这里不是我们说话的地方。赵大夫，您跟我来。”

赵衰跟着那个商人离开庄街岳市，来到一个偏僻街道的小巷深处，走进一个小院里。赵衰说：“叫我到这里，你有什么话相告？”

那人说：“赵大夫，您稍等一下，我让您看几样东西。”说着，他打开东屋的门锁，进到屋里去。

在商人进屋取东西的时候，赵衰打量了一下他的处境。这是一座偏街小巷里的闲置小院。院子很狭窄，四面的房门都上着锁。院子的东北角生长着一棵粗壮高大、枝叶茂密的桦树，巨大的树冠把阳光遮住，院子里光线较暗，潮湿的土地上生出一层薄薄的绿苔。

大概因为很长时间房屋无人居住，院落人迹罕至，这里便成为鸟雀的天堂。它们在这里筑巢垒窝，生儿育女。燕子在屋檐下穿梭一样飞来飞去，山雀从翠绿遮掩的树冠中飞进飞出。在树枝搭建的鸟巢中，在泥巴垒成的燕窝里，雏鸟卧在各自的“家”中，有的像一堆堆鲜嫩的红肉，有的像一个个毛茸茸的圆球，它们摇晃着伸长的脖子，张着比脑袋还要大的嘴巴，喳喳地叫着，争夺大鸟衔来的食物。做了父母的鸟雀，匆匆忙忙，来来去去，捕捉各种昆虫喂养自己的宝宝。赵衰看到这些，心里惦念起留在国内的父兄和寄居狄国的妻子，心里不禁喟叹：“连鸟雀也有个‘家’，父母喂养子女，子女偎依父母，虽然忙碌，却也温馨。作为一个人，我们的家在何处？何时才能过上虽然忙碌但却温馨的日子？”

“二爷，让您久等了。”在赵衰观赏这幅暮春天气的自然景象时，商人已经从屋里出来。

二爷？赵衰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这个称谓，心中不觉一愣，好多年没有人这样称呼自己了。因为只有赵府里的人才这样称谓他。赵夙是晋献公的老臣，他为晋国疆域的扩大和国力的增强立下不朽功勋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共孟，小儿子就是赵衰。根据传统习惯，赵府里不论是同

辈、晚辈，还是家臣、奴隶，都称赵夙为老爷或老太爷，叫共孟为大爷，赵衰为二爷。这个人莫非是自己府上的？可是好像从来没有见过。赵衰转念一想：也难怪，自己离开晋国快二十年了，像他这样年纪的人，那时才是个十来岁的孩子。

赵衰看到那个商人手里提着一个皮兜，便问他：“请问你是我们赵府的什么人？”

那人轻轻摆了一下那只没有提兜的手，表示否认。他说：“二爷，您是否记得您府上有一个年纪特别大的家臣？”

“你说的是不是张老？”赵衰脑海里出现了一位白发白须的老者，他是赵氏的家宰，赵府的大管家，是父亲最为敬重的一个家臣。

那人点一点头。

“他现今的景况如何？你是他的什么人？”赵衰问。

“他过世已经六七年了。”赵衰心里一沉，彼此都没有马上说话。沉默了一会儿，那人说：“我们的关系……也算有些瓜葛吧：我是他外孙的小舅子的堂叔伯兄弟。”

赵衰听了那人的介绍，觉得可笑。但他极力控制感情，不使自己发出笑声，甚至面部表情也没有丝毫的流露。因为，张老去世虽然是迟到来年的消息，但那毕竟是悲哀的事情；何况，针对别人言谈的内容发笑，是不礼貌的表现。他慢慢地说：“这么说来，你和我们赵家还是有些亲朋关系的。”

“是啊。”那人诡秘地一笑：“正是因为这个曲里拐弯、一竿子扒拉不着的关系，我才千里迢迢到齐国来找您的。”他说着，从皮兜里拿出一件东西递给赵衰。

这是一张由晋君姬夷吾和太子姬圉联名签署的文告，内容是晓谕流亡在外的晋国人，特别是重耳的追随者，三个月之内回国投降，逾期不归，满门抄斩，甚至株连九族。赵衰看完文告，点了一下头，撇了一下嘴，这证明前天听到的消息是确实的。他对那个商人说：“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到齐国找我的？”

商人说：“不止这一张。”说着，他又从皮兜里掏出了四五张。“现

今晋国人到别国去，特别是齐国，不带这个不让出境。带上它就可以畅通无阻，做生意的还可以减免关税。带得越多，越有优待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这一趟齐国之行，获得了不少优待，可以赚很多钱，这一下应该发达了吧？”赵衰说。

“不一定。也许连血本儿都赔进去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重耳公子和我们都跟你回国了，夷吾和姬圉还不给你一大笔赏金？”

商人听说，“嘿嘿”一声冷笑：“不会的。一来呢，夷吾父子没有那么慷慨大方。当初献公去世之时，夷吾流亡在梁国，他请求秦国出兵帮助，请求国内里克、邳郑各位大臣支持。他甜言蜜语地许诺：如果能够返回晋国，当上国君，要把黄河以西的五个城邑割让给秦国；把汾阳那里上百万亩的土地赏赐给里克；把负蔡那里七十多万亩的良田赏赐给邳郑。结果怎么样？当了国君之后，矢口否认，翻脸不认账！他不但不给秦国土地，反而乘人家灾荒饥馑之时，兵发河西，妄图侵占人家的土地。对于里克、邳郑，不给人家封地也就算了，谁料他竟恩将仇报，把人家一个个处死，还株连了徒兵中左、右两行的好多大夫！”

赵衰一声不吭，静静地听着。

“二来呢，晋国人对夷吾父子的口是心非领教够了。自发布文告到如今，没有几个回国投降的。据说有一两个，都销声匿迹了。大概是被悄悄地处决了吧。二爷是何等的人！如果您要回国投降，除非太阳从西山出来。”

“我说这位同乡人，你冒着风险贩皮货，又不远千里送文告，你究竟是做买卖的商人还是传递消息的信使？”赵衰问。

“两样都干。”商人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不送文告不让出国，怎么做买卖！”

赵衰又问：“既然文告的内容是饬令流亡者回国，可你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回不得，那我们到底是应该回去还是不应该回去？”

商人矜持半天才说：“回不回国，只有重耳公子和你们大夫、将军们才能决定。我只是想说，你们应该回去，必须回去，而且越快越好，